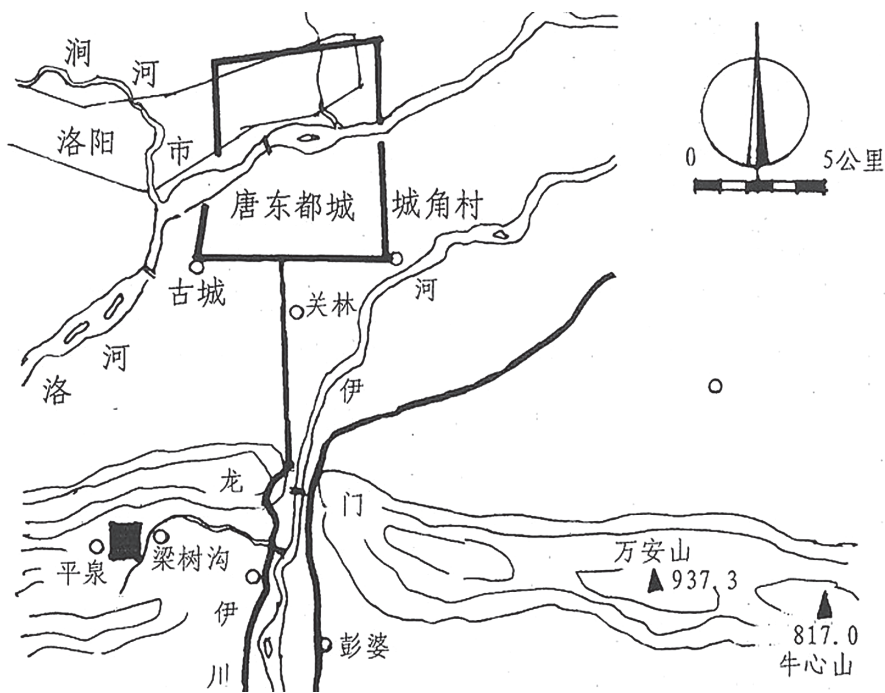


平泉山庄遗址调查概述

屈 昆 杰[※]

一、平泉山庄遗址概况

平泉山庄，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城西北约12公里处，东北距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约6公里，北距隋唐东都洛阳城西南角约12公里，遗址坐标北纬 $34^{\circ}31'48.27''$ ，东经 $112^{\circ}25'03.36''$ 。是一处唐代中晚期的私家别墅群，其中以李德裕的平泉山庄为最（图一）。



图一 王铎先生绘山庄位置示意图

二、平泉山庄遗址调查

2012年为了探寻山庄旧址，追踪相关遗迹，李德芳和刘海宇教授曾对梁村沟村一带进行了实地踏查，并著有《洛阳平泉山庄遗址考古踏查纪略》一文（以下简称《纪略》）。通过踏查，初步了解了梁村沟村的地形和踏查区的古代遗存保存情况。

※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梁村沟村属伊川盆地西北部浅山丘陵区，伊川盆地在洛阳盆地之南，其间有龙门伊阙相通。中有伊河纵贯形成伊水川，周围有秦岭东脉环绕，东北部为万安山，梁村沟村南有鸣皋山。该地区丘陵起伏，中间有平泉河川流而过，村南有平泉寺，寺内和山门外各有泉潭一处，河滩水流较弱并形成一片滩涂林区¹⁾。

此次的考古踏查发现了一些古遗物和遗迹。遗物主要有新石器时代的夹砂红陶罐、泥质灰陶罐、高领瓮和石斧等；汉魏时期的内施布纹、外施绳纹的板瓦和筒瓦残片等；唐宋时期的内施布纹、外素面的筒瓦、板瓦残片，白釉瓷片、黑釉瓷片、棕釉瓷片、三彩片和石刻造像残段等。遗迹主要分布在踏查区北区村舍南百余米的西岸崖壁东面，共有四处。一号遗迹是一处临溪而建的、进深 15 米以上的高台式建筑，向南还依次发现了二号、三号、四号遗迹。西岸台地上还发现有一处水池遗迹。通过对发现遗物的类型学分析和文献史料分析相结合，认定这些遗迹均属于唐代晚期的平泉山庄遗址。

基于以上踏查成果，为了探寻平泉遗址的更多文化内涵和考古学证据，我们于 2017 年 4 月对平泉遗址区再次进行了考古调查。此次的调查发现了新的古遗址，对南部区域的地形、地貌做了初步的踏查。

调查确认了南、北两区的地理位置，对遗址保存现状有了更多的了解。遗址分布于平泉河西岸，依地势、河沟和高速路走势，参照 2012 年的踏查情况，按高速公路为界，将遗址区分为南、北二区，调查范围北起梁村沟村红卫桥，南至梁刘村，南北约 1.7 公里（图二）。



图二 调查区示意图

1、南区

从高速公路南到梁刘村北，这一区域大多被开垦为耕地，地表多为油菜或小型果树等经济作物，少量白杨等乔木，仅有平泉寺等极少的地面建筑物。高速公路以南可见一平泉寺，平泉寺东临一潭，潭东西约 105 米，南北约 130 米。此潭地势较低，是附近面积最大的一处泉潭。泉潭南北连通平泉河（图三）。

1) 李德芳，刘海宇：《洛阳平泉山庄遗址考古踏查纪略》岩手大学平泉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年報（1），2013。



图三 平泉寺

平泉寺西北为高亢的平坦台地(图四),台地南北长约140米,东西宽约60米,地表可见加砂灰陶片、外绳纹板瓦残片、外素面内布纹筒瓦残片等,即新石器时代到汉魏、唐宋时期的陶片等遗物(图五)。台地周围崖壁断面未见灰坑、夯土等遗迹现象,再向西有一小河沟。小河沟向南延伸800余米。依小河沟向南的走势,其东岸有大小不一3个略高的台地,台地因平整土地,地表比较平坦。小河沟西侧为大面积平坦的耕地,耕地西缘大致可分辨出6处略高于地面的台地,再向西为一条宽度超过120米的南北向沟涧。这部分区域面积较大,占地约1.2平方公里。



图四 平泉寺西北台地



图五 平泉寺西北台地上的砖瓦

依据宋人张洎《贾氏谈录》中“平泉周围十里，台榭百余所”的描述，调查部分南区的面积尚在平泉山庄范围内。而唐人康骞《剧谈录》说：“平泉庄，……有虚槛对引，泉水萦回。疏凿相巫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从南区地貌来看，有包括平泉河在内的至少三条南北向的河沟，这些河沟及其分支形成主要的水景，相当于“九派”，南、北二区由一宽约 35-60 米的深沟相隔，形似峡谷。河沟之间略高于地面的台地错落有致，有连绵起伏之势，推测则属于“十二峰”。其间的平坦之处则便于建造各类植物园和园林景观。

2、北区

北区踏查范围北起梁村沟村红卫桥，南至高速公路，东起平泉河西畔，西至台地河沟，东西 500、南北 700 余米，面积 17 万余平方米，主要发现有三处水池遗迹和一些河漫滩上的建筑构件，遗迹主要分布于平泉河西岸的梁村沟村舍东缘。北区南半部分为耕地占地约 58%，北半部为村舍占地约 42%。南半部耕地主要种植油菜，地表可见少量外素面内布纹板瓦残块。临近高速公路一侧为一条东西向的沟涧，沟涧宽 30-70 米，将南北二区隔开。南部崖壁上未发现古代遗迹，向北观察，仅在靠近村舍附近发现有一处遗址点。此处遗址点明确发现了 3 处水池遗迹，这 3 处水池遗迹均以纵剖面的形式暴露于崖壁之上，剖面呈“U”形。从北向南依次编号为水池 1、水池 2、水池 3（图六）。



图六 水池遗迹现场

水池 1，位于崖壁最北端，北距台地北缘约 15 米，池底纵剖面南北长 3.3 米，开口距地表 1.5 米，开口距池底深 3 米，底部较平，池内填土为淤土，不见其他砖石等物，池底以下为生土（图七）。



图七 水池 1 内淤土



图八 水池 2 底部残存的铺砖

水池 3, 位于水池 2 南 1.85 米处, 池底纵剖面南北长 3.1 米, 开口距地表 1.5 米, 开口距池底深 2.6 米, 底部较平, 池内填土为淤土, 池底以下为生土 (图九)。



图九 水池3

距水池1以北约15米的崖壁上,还发现了两处含有大量淤土的遗迹,这两处遗迹剖面近似“U”形,推测这两处也是水池的可能性较大,其中最北端遗迹的淤土层下方还叠压有一层鹅卵石,在《纪略》中记述的河畔西岸台地断崖的水池遗迹底部也有一层鹅卵石,这两个含有鹅卵石的水池是否为同一水池,如今因土方塌落,难以推断,但具体位置应相去不远。总体来看,根据调查结果推测这一区域至少保留有5座水池遗迹(图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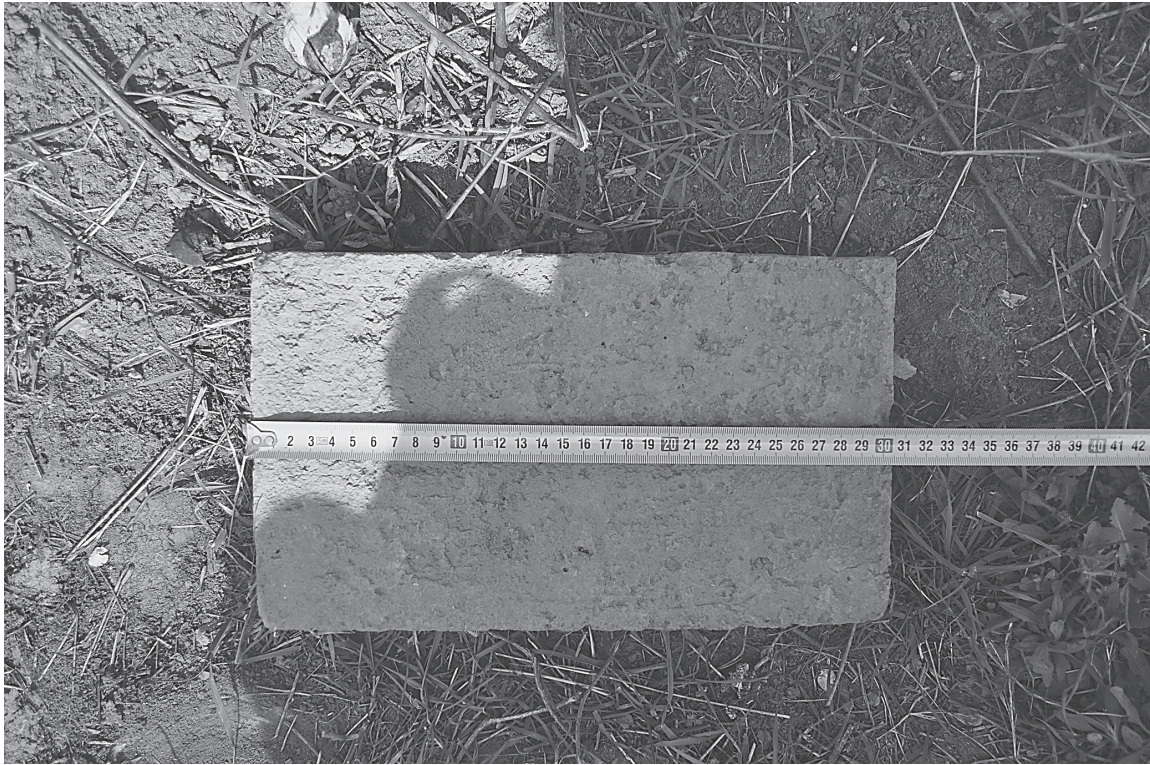
图十 北部疑似水池遗迹

在调查期间我们发现这些水池遗迹所在的崖壁上存在大量挖掘机抓痕，通过走访得知，附近村庄在2015-2016年期间，为了填沟修路曾在此大量取土（图十一）。



图十一 取土区

而《纪略》中记载的一至四号遗迹在此次调查中并未找到，水池遗迹所在的崖壁到平泉河河漫滩西岸有东西20余米、南北60余米的范围内较为平坦，已种植油菜，明显系取土造成。在河漫滩上散落有不少板瓦、筒瓦残片，长砖、方砖残块和方底圆柱形柱石，以及汉代空心砖残块等。其中一块完整的长砖长30.5、宽17.2、厚5.5厘米（图十二），与《纪略》中所记述的唐代晚期砖形制相同，柱石有两块，底座为长方形、石柱部分为圆柱形，其中一块底座长48、宽28、厚12厘米，石柱部分残高8、直径20.5厘米；另一块底座长37.8、宽32.5、厚14厘米，石柱部分残高3、直径18厘米（图十三）。这些砖瓦和石制品当属遗址区内的建筑构件和园林组景构件。还发现有烧结在一起的砌砖残块、人为修凿过的大型石块（图十四~图十八），这些均与《纪略》中的描述相一致，属于园林组景中的假山奇石残块。据此推测，《纪略》中记载的一至四号遗迹可能因取土而消失殆尽。平泉古河道也因后期人类活动而逐渐断流、干涸直至填平。在水池遗迹的台地上方有更高的二级台地两处，地表可见少量瓦片，这样的台地属北区的制高点，再向北则进入梁村沟村。



图十二 长砖



图十三 柱石



图十四 筒瓦



图十五 筒瓦



图十六 板瓦



图十七 烧结在一起的叠砌砖



图十八 大型石块

继续向北，属于梁村沟村村舍范围，一些村民在田间耕作时曾采集到瓦罐、瓷罐，但这些器物均晚于唐宋，与平泉遗址关系不大。在水池遗迹北约 380 米处有一座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单孔石拱桥，据村民回忆，在当时修建时曾利用附近石碑数块当作桥面基石使用，而石碑上记述内容则可能与平泉寺有关，从桥之侧面观察，可见至少 4 块碑状石块平砌于桥面之下，其内容不得而知。（图十九）在平泉河河漫滩东岸以北的崖壁上，我们还发现了一处 30 余米长，厚度在 1 米以上的夯土遗迹，夯土质地坚硬，夯层 12-14 厘米，土质纯净夹杂有少量料礓石，其上部叠压有大量现代填土，周围不见陶片难以断定具体时代和性质。



图十九 红卫桥

三、小结

通过此次的考古调查，扩大了调查区域，结合 2012 年的考古踏查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调查区域包含较多唐代晚期建筑构件、遗迹等，当属平泉山庄遗址所在地。

在往年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更多的水池遗迹，因建筑、水池、假山是庭院组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与山庄住宅区较近，推测遗址区北区可能分布有更多建筑遗迹。南区大部分区域当属九州之微缩景观，包含巫峡、九派、十二峰等江山景物之状，诗歌文献中记载的诸多植物园、药园等可能分布于南部广阔的平坦区域，遗址南区主要功能为闲暇游赏。东侧有平泉河，西侧有较深的沟涧，这样的自然屏障将李德裕的平泉别墅与其他崔氏、李氏等私家别墅²⁾分隔开来，形成独立、完整的山庄园林。

李德裕的平泉山庄是唐代后期伊川平泉一带别墅群之一，在其生平所作诗歌当中有较多描述，对后世园林建筑影响重大。目前在这一区域所做的考古工作较少，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平泉山庄的四至、庄园内遗址保存状况和庭园结构等信息，则需要更深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2) 刘海宇：《唐代东都洛阳平泉别墅群考述》，《齐鲁学刊》，2015 年 04 期。

Report of Fieldwork on Pingquan Retreat Ruins

QU Kun-jio

Li Deyu's Pingquan Villa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private manors in the Pingquan area of Luoyang in the Tang Dynasty. In 2012, Professor Li Defang and Liu Haiyu carried out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site, mainly discovering four architectural relics and some pieces of artificial rocks, thus determining the nature of the Pingquan site. In April 2017,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site, we conducted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site aga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the site covers a vast area, and the owner of the garden has made use of the natural terrain to form a landscape of rivers, peaks, and other gardens through artificial repair and chiseling. North site adjacent to the village, found a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few pool remains and a large number of building components, there may be more house sites, these relics for us to explore the phenomenon of Pingquan Villa opened a corner of the mystery.